

櫻

西加奈子 ⊙ 著

魏丽华 / 译 未来糖 & cloudy云 / 绘



| 青岛出版社 |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樱

西加奈子 ⊙ 著

魏丽华 / 译 未来糖 & cloudy云 / 绘

| 青 岛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櫻/(日)西加奈子著;魏丽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5436 - 4258 - 4

I . 櫻… II . ①西…②魏… III .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0440 号

©2005 by NISHI Kanak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签订
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5—2006—57 号

书 名 櫻

著 者 (日)西加奈子

译 者 魏丽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664 传真(0532)85814750

责任编辑 杨成舜

封面绘图 未来糖 &cloudy 云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申 尧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787mm×1092mm)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4258 - 4

定 价 19.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目 录

开始篇	001
第二篇	035
第三篇	079
第四篇	119
第五篇	177
终结篇	233
后 记	266

开始篇



薰

我手上拿着一张广告纸。

纸上有各种颜色。黄色，阴郁，如褪色香蕉一般；蓝色，怪异，让我想起折叠车；肉色，恶心，不知是什么肉；白色，浑浊，像是脂肪。

其实这又有什么呢？只不过是张广告纸而已。

看上去很光滑，但手感却并非如此。如同一辆旧车，无论怎么擦还是辆旧车。不是吗？要不，像“看上去精致却很便宜的盘子”。哎呀，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张广告纸而已。

“袋装熟食八折。”

“本店岁末年初照常营业！”

“热销！返还百分之五消费税！”

“您的年货齐了吗？”

至于我盯着这些广告看的原因，其实在广告纸的背面。

仔细辨认的话，依稀可见一些字迹。

这张广告纸刚够油性魔术笔的渗透。反面似乎是用 H 型铅笔写的，有些模糊不清。透着光，字若隐若现。可能由于作者用笔有轻

有重的关系，有些地方根本无法看清，除非仔细看的话，才能看出诸如“小叶山茶真美。红的经常可以看到，白的就……”以及“自己试着做梅酒吧。做法是……”等等无聊的内容。

然而，作者却似乎把它当作重要的化学公式或震惊世界的预言书来写，真可谓用心良苦。这样说或许有些夸张。作者其实只想如同正面的广告一样，充分利用反面的空间，字很小，而且写得密密麻麻的。这种稍向右上方倾斜的字体让我十分怀念。这就是曾经教我学写字的那个人的笔迹。

是爸爸的来信！整整两年了！

那天，我见到了久违的女友。虽然是久别重逢，却感觉挺无聊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嘲笑了她喜欢的电视剧）。就是带着这样的坏心情，在深夜回家时看到了邮箱里的这封信。

我住的地方叫“美竹庄”，却完全没有青青竹叶的风姿绰约，更像一个小小的、荒凉的铁板工厂，有的只是铁锈的红褐色和不知来自何方的粉尘的灰色。我猜想房东应该姓“竹田”一类，可是拜访之后才知道是姓“大久保”。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委。邮箱设在玄关处，大家公用。

“简直没有一点隐私。”

女友对此颇为愤怒，而我却无所谓。我本来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的信大多是煤气费、水费、电费的单子，或者是妈妈写来的——樱花色的信封（反面写着“妈妈”，信封打开处写着“薰”，让我很害羞）。剩下就是大学的来信，警告我有可能因为出勤率不够而影

响毕业。

因此，看到脏且明显是男性笔迹书写的“长谷川薰收”的茶色信封的时候，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过来是自己的信。

进房之前我瞥了一眼信封背面。谁知，这一瞥之后我就止不住打起嗝来——我在惊讶的时候常常会打嗝。

寄信人是“长谷川昭夫”，收信人明明白白地写着“薰”。而且，信的结尾写着“年底回家。爸爸”。

打嗝止住了。惊讶过度的时候我反而不会打嗝了。

曾经说好和她一起过年。原本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她总说“好想和你一起过年”，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加上我很喜欢她刚换的发型，也就答应她了。虽说如此，但在读爸爸来信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回绝她的理由。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无情了。

“你的发型我很喜欢，我也想换换发型。可是我只相信老家的理发店，因为从小我就一直在那儿理发。”

“你说不行，我才这么说个不停的。噢，对了，实际上，我是关西腔。好久不说家乡话了，好想痛痛快快地说说家乡话。时常想……”

思量再三，在取自行车钥匙时，我突然灵感一现，想起一个绝妙的理由——“想见我们家的狗”。

我的小狗叫“樱”。

“樱”是只白底黑斑的杂种狗，有中号吸尘器那么大，小腿肚是黑色的，看起来像是穿了长统靴，鼻头上有雀斑一样的黑色斑点。虽说是只母狗，可长相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说它叫“樱”，大家准会认为它是只公狗。但是，它用后腿挠脖子时那种温柔的做派，以及边嗅边

走时那种傲慢的神态，却如少女般婀娜多姿，温柔之中不乏力度，让我十分喜欢。

它今年十二岁了。按狗龄来说也可算是祖母级了。

本来是找理由拒绝女友才想起“櫻”来的。可是一想起“櫻”，我就无法再考虑别的事情。她那微微有些硬的背毛，轻轻压在我手上的柔软的身体，跑起来后腿有力的肌肉，想起这些，我已经坐不住了。

我一定要见到“櫻”。

这似乎已成为我的使命。

“终究还是牙齿的咬合问题。人们以为咬得很紧，实际上是错开的。年轻时还行，又有体力，拿多重的东西都行。我年轻时也经常扛着重重的滑雪板去旅行。但是像我们这样，四十年五十年都用同样的牙试试看，身体不行啦。”

年底的新干线上座率是百分之二百。也就是说在从东京到大阪约三个小时的行程里，必须和陌生人“亲密无间”。

很快我就感觉不舒服。在等着用洗手间时，水池边两个大妈正谈得起劲。随着新干线列车的晃动，两人互相抓着对方的肩膀，可是因为摇晃得厉害，也就没什么作用。

“所以说啊，你说扛不动行李啦，胳膊抬不起来啦，并不是因为五十了，年纪大了，肩膀出问题了，而是牙齿咬合的问题。”

“我还长着尽头牙①呢。”

“‘不知父母’？不对，不对啦。别提‘知不知道’啦，可能父母早

① 日语中“尽头牙”叫做“不知父母”。——译者注，下同。

都死了吧。”

“我爸爸还活着。”

“最重要的是槽牙。只要槽牙还结实，背就能挺直，肩就不会酸。你有几颗尽头牙？”

“全在。”

“没用，没用。那对人来说是没用的，就像尾巴一样。有了它，槽牙反而咬不紧了。”

“但拔会很疼吧？”

“哎呀，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还怕什么疼！”

“四个。”

“跟你生孩子比简直易如反掌。”

“易如反掌？”

“确实易如反掌。”

好不容易进了洗手间，开始不停地呕吐。轻微的摇晃加上特别的拥挤，以及一种如同长期不用的电饭锅打开时的味道更加剧了胃的蠕动。早上吃的奶油面包和“Doritos”^①哗啦啦消失在马桶里。吐还不算难受，喝酒时，如果感觉不好的话，我也会用手指抠着吐出来，而且吃多了也会吐。朋友担心我是否得了厌食症，其实没那回事。对我来说，呕吐就像调节自己心情的仪式。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用刷子把胃呀肠呀食道呀什么的全都刷一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自己吐了。最近，女友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有什么“肠道清洗”的服务。而且说如果我俩一起去的话，她请客。主意倒是不错，

① 食品名，类似于薯片。

可是因为回家过年的事得罪了她，估计请客的事要泡汤了。她一个劲地抱怨我，最后眼泪汪汪地问我：

“我和狗哪个重要啊？”

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无言以答。说句失礼的话，如果让我在她和“樱”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和“樱”过年的。虽然这样想，但却不能这样说。争执了半天，最终我许诺过完年给她买个新包。又存不了钱了！

“人们以为是正常咬合着的，实际上是错开的。”

我从洗手间出来，大妈们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说着“没用、没用、没用哦”的那个大妈，一个劲地劝另一位去看牙。我想洗手，就从她们中间挤过去。她们瞟了我一眼，又继续她们的话题：

“话说回来，你讨厌假牙吧。”

“是啊。”

“我可装着假牙哦。”

“是镶的吧？”

“真是，明明是镶假牙却说装假牙。”

想找手帕，却摸到了兜里皱巴巴的纸。

“只能吃香蕉、豆腐之类软的东西。”

这倒让我想起兜里那张褪色香蕉般的纸来。

“真讨厌。我不喜欢香蕉。”

新干线毫不顾及我们的心情，依旧飞驰在田野与大厦之间，仿佛要抖落掉自身的麻烦。而我一直到大阪为止都无法安坐于座位之上。

白内障

我家位于郊外的新兴住宅区。说是“新兴”，其实也有一二十年了，是个叫做“new town”的安静而略有些陈旧的地方。因为住的时间不长，也就没有那些抹不开的人情。但毕竟住了十来年了，互相之间也难免会有往来。各家的狗叫什么名字，孩子哪年出生的，父亲失踪三年是因为离婚还是长期出差，都是公开的秘密。

好久没回家，觉得家似乎变小了一些。

装饰院子的鲜花有的已干瘪枯萎，有的却仍旧绚丽多彩，这种不协调使得院子显得有些凌乱。家门上的铭牌也由木牌换成闪闪发光的大理石。不过与周围的环境却不太吻合，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可能这种说法有些奇怪，但家给我的感觉确实就像“大脚穿小鞋”一样别扭。

打开门，是“有名无实”的楼梯，接着就是玄关了。穿过玄关前面的路，绕屋半周，就到了后院，“櫻”的小屋就在那儿。就这么进屋也没什么劲，我决定先去看看“櫻”。

穿过那条狭窄的通道，叫了声“櫻”，可是“櫻”并没有出现。以前只要一叫它的名字，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摇着尾巴，似乎在说：“是叫我吗？”

我呼唤着“櫻”拐向后院，看到妈妈正在收拾院子。妈妈背对着我蹲着，又胖了许多。腰部很多赘肉，似乎快支撑不住了，屁股已经

快着地了。弯着的脚脖子上也全是肉，显得脚特别小。从头到脚，没有任何曲线变化，反而有一种扩张的趋势。像什么呢？厚墩墩的洋酒瓶，烹调前的芜菁，还是万圣节前夜的南瓜？

我犹豫着，默默地看着妈妈，不知是否该和她打招呼。妈妈的身影在夕阳下向我这边延伸。我没有和妈妈打招呼，只是用脚去触摸妈妈的身影。妈妈完全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喘着粗气，肩膀一动一动的，全心地做着什么。

过了五分钟左右，我正不知怎么办时，妈妈终于回头了。

刚才看背影时，我就注意到妈妈头上缠着条奇怪花纹的印花布。妈妈回头时，我才发现她的脸蛋和那花纹一样红。在夕阳的逆光下虽然有些看不清楚，但分明感觉到妈妈在微笑。

“你回来了。”

“嗯。”

再没说别的，我们就这么沉默着。妈妈似乎想找点什么话题，把满是泥巴的劳动手套脱了又戴，戴了又脱。这回，妈妈的身影在我身上晃个不停。

“呃……櫻呢？”

“小櫻！”妈妈的声音差点吓了我一跟头，“它最近啊，总在那边呆着。”

妈妈像是放松了一些，用手指着那边，那边停放着三辆我们小时候骑的自行车。

垂下来的自行车罩起初挡住了我的视线，仔细一看，在美贵的红色自行车下面能看到“櫻”的脚。我日夜思念的可爱的小肉球，就那

么毫无防备地看着我们。

“它不冷吗？小屋要暖和些吧？”

“嗯。但车罩能挡风，应该挺暖和的。哦，对了，小樱耳朵很背，不到它身边摸摸它，它感觉不到的。”

虽然很冷，可妈妈还在出汗。不是微微有些出汗，而是像大夏天全速奔跑一般的汗如雨下。因为用劳动手套擦过，妈妈脸上有些脏。

看着我向“樱”走去，妈妈在后面说：

“轻一点摸它。”

“小樱。”

还是一动不动，张着嘴睡着，好像死了一样。我有些担心。但看到它的胸部柔地上下起伏，我又放心了许多。再叫了它一次，仍然没有动静。

我使劲地摸它的肚子，“樱”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开始条件反射地摇着尾巴。当它嗅出我的气味，并且明白过来是那种熟悉的气味时，立刻高兴地摇起尾巴来。

“樱”的双眼因为白内障看起来“白茫茫”的，可能连近在咫尺的我也只能看个大概，但“樱”还是蹭到了我的膝盖上来。

“嗨，还认识我吗？”

虽说狗比人容易衰老，但我仍然伤心“樱”这么迅速地老去。我一个劲地揉搓着它的头、肚子、腿。可能“樱”比较喜欢这种抚摸方式，蜷着身子，似乎在说“挠挠这儿，这儿”。抚摸它后脚跟的时候，它龇着牙，身体抖动起来。看着它笨拙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

“小樱，你可是个女孩子噢。”

它好像听懂了我的话，摇着尾巴答应着。我突然发现“小樱”瘦了好多。

妈妈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活儿，呼哧呼哧喘着气。空气中散发着新鲜泥土的清香，花梨树的叶子落地时发出夸张的声音。

“你爸爸回来了。”

妈妈还在笑吗？

美 甲

家里和以前没什么变化。但电视机换成了最新式的大屏幕平板电视，电视上放着全家福。每年初夏，也就是院子最美的季节，我们全家会在院子里照一张全家福。每次都是用自拍装置来拍，“樱”总是不安分地看着镜头，偶尔趁着它看相机的时候赶紧抓拍下来，以为准能成功，可就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它却转过头来看我们，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因此，我们家的全家福中，“樱”不是被照虚了，就是照了个背影，而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各式各样。

美贵坐在沙发上，脚上涂着指甲油，这就是所谓的美甲吧。我的女朋友也喜欢把脚指甲涂得亮灿灿的，但她小脚指甲有些不规则，显得很难看。

虽然美贵没有抬起头来，但我还是感觉到她变得更漂亮了。白白的脚配上鲜红的指甲油，仿佛要从小脚趾尖溢出来一般，确实红得有些过头了。